

出世入世集

肖建国 著



篮球，带给了我很多欢乐和美好的记忆，只要一打球，
就会忘记了写作。这是套用了梁启超先生的那句名言：只有读书可以忘记了打麻将，
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。我的下半句则是：写作忘记了打球。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写作，其实是件比别的工作更辛苦的事情，可是奇怪，一到了书桌前，看到摊开的稿纸，精神一振，疲劳就没有了，一扫而光。接下来的劳作，也许更为辛苦，常常枯坐半天，绞尽脑汁，写在稿纸上的却没有几句话。有时一坐通宵，腰酸背痛，眼网血丝，却并不感觉辛苦，更辛苦的是写到某个关节处，一时过不去了，那种焦虑，那种烦躁，那种抓耳挠腮，那种坐卧不宁，才真是磨人。而一旦顿悟，豁然开朗，那种兴奋，那种愉悦，又是无法言喻的。那时候，我喜欢做的，经常是情不自禁地跳起来做几个投篮动作。

——摘自作者后记《创作·打球》

上架建议：散文·随笔



定价：36.00元

出世入世集

肖建国 著

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出世入世集 / 肖建国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9. 8

ISBN 978-7-5360-8932-7

I. ①出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22727号

出版人：肖延兵

责任编辑：蔡 安 欧阳衡 李珊珊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：四色视觉传达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出世入世集
CHU SHI RU SHI JI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11.625 1 插页 |
| 字 数 | 250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6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 - 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作者退休前后二十年间的散文随笔作品结集。内容大致有四个部分，一为状写出版社的人和事，二为回忆故人故事，三为快意消闲生活，四为序跋以及书评。

作者经历阅历丰富，对人生体悟深彻，作品情感饱满内敛，文字通达简约，平中见奇，注重细节，注重传神达意，既有传统散文讲究的神韵，又有其小说家的特质。

书中文章多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《十月》《作家》《作品》《羊城晚报》《南方日报》《文艺报》等报刊。其中多篇作品曾被转载、获奖或入选散文年选。

作者
简介

肖建国，1952年10月生于湖南省嘉禾县。曾从事过下乡知青、工人、副县长、编辑、专业作家等职业。后长期服务于文化单位。

1972年在《长沙文艺》发表处女作。主要创作小说、散文。迄今已出版20部文学作品，计400多万字。曾获得30余个文学奖项。

毕业于湘潭大学、鲁迅文学院、北京大学。

曾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、全国三好学生；曾获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“建国60周年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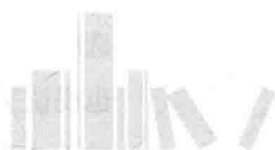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。

出版人：肖延兵

责任编辑：蔡安 欧阳衡 李珊珊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：视觉传达



目 录

辑 一

- 念亲恩 /2
- 我的小学同学 /14
- 我的中学时代 /28
- 回望湘大 /33
- 作家球队 /42
- 毕业的日子 /45
- 租家地理 /50
- 关于抽烟 /60
- 结缘《长沙晚报》 /63
- 挂职副县长 /66
- 以乡情的名义 /83
- 包书皮 /95
- 忆苦餐 /100
- 占小便宜 /105

辑
二

- 选题会 /110
也说说王蒙 /119
关于《王蒙自传》 /122
做书人的书 /133
开口求人 /136
天杀的盗版书 /141
一位投稿者 /144

辑
三

- 拜谒蔡廷锴将军故里 /148
关于麻将 /153
我喜欢NBA的理由 /158
在广州看NBA /162
在广州再看NBA /165
梅关古道 /168
在德保喝蛤蚧酒 /175
走进七百弄 /181
高明散记 /185
在龙门看农民画 /193
南岭北望 /197
到胡公庙摇签 /203
换了坐高铁 /218
文里的祠堂 /220

108的玄机 /233

月亮湾记 /240

辑 四

伤怀程贤章 /244

《开路先锋》序 /248

一本见精神见性情的心灵之约 /251

《反贪一线》序 /256

知青的另类心路历程 /262

——读罗丹散文集《知青笔记》

《西北断简》序 /272

《来香》序 /278

《幸福那些事儿》序 /286

《郴州文学评论选》序 /290

《神农足迹文丛》总序 /296

一段掩卷而泣的过往 /299

我读《粤海风》 /303

难得的人文关怀 /306

游历大地的实录 /308

一部当代产业工人的命运史 /310

——读邓鸣的长篇小说《大变革》

脚踏三界的人 /315

——小记王昉

辑五

田园已荒芜才归来 /328

家乡的水土养人 /334

作家的责任 /340

厚爱 /343

《静水无形》后记 /346

创作随感 /349

创作·打球 /357

（代后记）

辑一

念亲恩

母亲生我的时候，难产。母亲说，她在县医院里躺了一天一晚，就是生不出来。痛啊，痛得她直想死。可是她不叫，一声都没有叫。只是咬牙抿嘴，直喘大气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，汗如雨下。针也打了，人参汤也喝了，香灰水也灌了，都没用。后来医院也没辙了，交代父亲赶紧想办法送地区医院。那时候父亲在公安局工作，立即从看守所提出两个犯人，扎一副抬轿把母亲抬了，连夜抄小路走了一百多里，送到地区医院。

下午到了医院，傍晚时分，母亲就生了。

母亲说，就是生我的时候难，后来生我的妹妹、弟弟都很顺利。母亲还说，侥幸是在城里，如果在乡下，就没有命了——这有可能。

母亲的老家，在邻县的乡下，离父亲的村子不远。村名皆以姓氏冠之。一个是廖家，一个是肖家。母亲十三岁说给肖家做童养媳，十八岁成的婚。结婚第二年，新中国成立，父亲考入地区公安干校，半年后分配到了这个县的公安局，当了

干部。

母亲是二十岁进的城，她由外公陪着，一路走一路问，跋山涉水，走了两天，寻到父亲这里来。从此母亲就住在这里了，生活了五十二年，终老于斯。

母亲小时候没有读过书。进城后，父亲送她到夜校学了几年。母亲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，也能磕磕巴巴地念报纸上的文章了。她在夜校还学会了一首歌：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……”她一辈子会唱的就是这一首歌。这首歌她只会唱开头这两句。后来的日子里，闲下来的时候，我偶尔会听她唱起：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……”这应该是一首抒情的欢快的曲子。可是母亲一辈子，过得一点也不抒情，也很少欢快的日子。

母亲到县城里后，很久都没有正式的工作。据说父亲帮她找过两份工，但很快就辞了。母亲要养儿育女，要做家务，每天忙不赢。那时候天下太平，父亲的一份工资能够维持一家五口有粗茶淡饭，足矣。可是自然灾害来了，全国人民开始过苦日子。后来灾害愈演愈烈，好多地方都断了粮，靠吃野菜、树皮、观音土度日。周围好多人得了水肿病，两条腿肿起好粗，光滑水亮，一按一个坑，好久复不了原。我常常看到水肿病人们坐在一起，比赛谁腿上的坑按得深。我们有城镇户口的人家，日子要好一点——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给我们定量供应的粮食，要搭配杂粮——高粱、苞谷或者红薯。拿粮票买高粱、苞谷，一斤是一斤；买红薯，则可以买十斤。母亲要的都是红薯（蒸红薯、煮红薯、煨红薯），晚上才能喝到两碗米汤。红

薯和米汤都是饱得快饿得也快的东西。我常常不到半夜就饿醒了。睡不着，起来喝凉水。喝多了凉水，更睡不着——不断地要撒尿。整夜折腾，饿不堪言。这些，母亲都知道。可是，她不作声，只是默默地难过。正所谓：听在耳里，痛在心里。她自己饿一点不要紧（事实上她也总是把东西让给父亲吃，让我们吃），但不能饿到子女。她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东西把我们喂饱。母亲说：鸡不喂它都知道自己去找食，何况我们是人。母亲在乡下长大，从小劳动，历经艰难，找吃的本事是很大的，她找食的天地，当然比一只鸡广阔多了。我们那地方是山区，县城四面环山。山都不大，可是泥土肥润，草木丰茂，野产很多。母亲应该是最早一拨到山上去寻找吃食的人。野笋子、野蒿头子、野韭菜、野茼蒿、野苋菜（又名马齿苋）、地菜子、地衣（其状如木耳，无味，色泽死黑，打雷下雨后在山里的岩石上才能捡到，所以，我们那里俗称“雷公屎”），土茯苓、益母草、毛栗子、蕨根、椿树叶、桑树叶……后来附近山上的东西都搜刮干净了，母亲他们就往远处推进，一直推进到二十里外的南岭大山。母亲常常天不亮出门，天黑透了才回到家。手里提着，背上背着，带回一大堆野菜。这些东西，都很难吃。那时候做菜的方法很简单。烧半锅水，把东西放进去，撒几粒盐，滚几滚，舀出来就吃。没有油，没有调料，怎么会好吃呢？可是我们都抢着吃，吃得津津有味，肚子滚圆。

母亲还在山里开出了十几块地，地都开在岩石的夹缝间，都很袖珍，大不过桌面，小则仅可立足。种了南瓜、辣椒、茄子、小白菜。还在家里灶旁边用纸箱圈养了两只小母鸡。那时

候政府禁止居民开荒种地、养鸡养猪，母亲都是偷偷做的。我们在城边上的几块地，被镇里的治安队发现了，立即被踩平，还压上了大岩石，钉了禁牌。母亲看到被践踏得七零八落的菜苗，一屁股坐到岩石上，哭了一阵，咒骂了一阵，掬起锄头，到更远的地方又开出几块地。母亲做的这些事情，父亲是反对的。父亲是个很谨慎、很守规矩的人。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，就以乡村教员的觉悟参加了地下党组织，可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，他那段光荣历史被抹掉了。他也抗争过，发过火，说过狠话，可是没有用，也就认了。这当然是个致命的打击，而且，影响了他一辈子。也许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的脾气很暴躁，在家里动不动就发火（可是他在外面却十分和气。当了一辈子小干部，没有得罪过人）。母亲对父亲，从来是依顺的，只是在这件事情上，母亲少有地坚持，绝不让步。他们吵过很多次，每次都吵得很厉害。父亲把锄头，把鸡笼都摔到屋外，母亲又默默捡回来。摔多少次，捡回多少次。捡回来了，母亲就坐在鸡笼上哭，反反复复呀诉说一句话：“我不晓得什么政策不政策，我只晓得我们要吃饱肚子，要生活。我一不偷，二不抢，靠自己下劳力找点吃的，有什么错！为什么就不让我做！”在母亲的疯狂和决绝面前，父亲还能怎么样呢？唯有窝在凳子上，不再言语，脸色铁青。或是一摔门，到单位去了。

我们几兄妹缩在门背后，惊恐地望着大人争吵，大气不敢出。我们直觉地感到母亲没有错，又隐隐约约地觉得父亲很憋屈，内心是很复杂的。

我那时候八九岁了，已经粗通人事。

我也经常会帮母亲做点事情。我家后面，是一条小溪，隔墙可听到流水潺潺，泠然有声，站在后门石阶上，便见水草漂漂，鱼翔浅底。可是母亲是不准我们去河边的。只有她寻回来很多野菜，才会叫我开后门帮忙洗菜。我扎高裤脚站在溪水里，让水流绕着膝盖舐啊舐，心里好高兴。有一年闹水灾，连降大雨，十几天才停。雨把田里的稻谷都打得倒伏了。雨一停，泡在水里的稻谷都长出了绿芽。县城里的人都涌到田里去掐稻穗。母亲带着我，也寻回来一簞箕稻谷。我看着绿芽森森的稻谷，心想，这能吃么？能吃！母亲指使我拿出到河里洗干净了，一根一根摘掉绿芽，把稻谷放在锅里焙干了，到一户农民家里借石磨磨成粉。我们母子俩磨了一天。真是整整一天啊！右手累了换左手，左手累了换右手，到后来都没力气了，就两个人四只手地攥着石磨把手缓缓地推，母亲把稻谷粉和地菜子做成粑粑，在锅里干煎熟了。这种粑粑连糠带米带菜，真难吃。吃在口里，感觉满嘴是砂，难以下咽。那筐米糠粑粑，吃了半个月。那半个月吃得我们，嘴巴也难受，肚子也难受，拉屎的时候更难受。我还跟随母亲去菜地浇过肥。都在大清早，天都还黑着，母亲挑一担尿桶在前头走，我紧随其后。街巷上没有一个人影，只有我们四只脚板踩在石板上嚓嚓嚓的碎响。出县城，穿过一条长长的土路（土路好长，天色就是在我们一步一步走着时亮起来的），到了山底下，母亲放下担子，往尿桶里掺满水，顺便也歇一歇气。菜地有十几块，散布在刺丛旁边，或岩石里，极其隐蔽。我去过几次，每次再去，都很

难找全。母亲却熟悉得很，不会走弯路，也不会遗漏。一担尿水，刚好把菜地浇完。我还跟母亲去扯过笋子，捡过稻穗，挖过地菜子。我最高兴的是去山里摘毛栗子。那时候秋叶飘零，层林尽染，人在山上，犹如画中行走。一路走，一路采摘。嫩的，装进布袋里。外壳呈红色黄色的，就地捡块岩石砸开了，嚼而食之。新鲜毛栗子是很好吃的。脆，嫩，沁甜。每次进山，都要装一肚子和一布袋毛栗子回家。

稍长，我可以帮母亲做更多的事情了。锤石子。县里修马路，需要很多碎石子铺垫。山上爆破开来的岩石，大的有箩筐大，小的也有饭碗粗细，都不合适铺路。铺路需要的是鸟蛋大小的碎石子。我们从山下把大岩石挑到工地旁边，锤碎了，集了很多了，再又码成长方形的堆。碎石子是按方计钱的。这事很辛苦，可是赚钱也多。搓草绳。我家附近，有一家草绳厂。母亲按天去厂里领来稻草，在家里搓好了，再又送回去。一斤草绳四分钱。后来，涨到了五分。搓草绳坐在家里就可以干，随时都可以搓，不用日晒雨淋，所以，附近很多人家都接这个活儿做。入夜，星河璀璨，檐瓦晰然，家家户户搓草绳，那情景是很令人感动的。我们还挑河沙，挑煤炭，捆竹子，还跟人往乡下送过一次水泥电杆。少年时期的劳作，让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吃苦耐劳、坚韧顽强的美德，这对我以后经历风风雨雨是很有帮助的。

母亲的不是十分强壮。客观地说，并不太好。可是她很少跑医院，感到不舒服了（她把伤风感冒、头疼脑热之类毛病统称为“不舒服”），就倒碗温开水，放一撮盐，掰开衣